王强：新商业小说就是要写出人性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曾以“国内职场商战小说开山之作”《圈子圈套》三部曲享誉出版圈的作家王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云莱坞，推出最新作品《我们的时代》三部曲。

王强，有着令人称奇的商界丰富经历，被称为“中国新商业小说领军人物”。他于清华大学获得工科硕士学位后，曾在短短七年间从国内电脑公司的底层员工飙升为IT行业外企在华机构高层管理者。后又在互联网领域创业并涉足风险投资、战略咨询等领域。继2005年《圈子圈套》第一部问世，创下畅销300万册的佳绩，他先后又推出《创始人》《螳螂》等作品。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50年前，我们一无所有。50年后，我们多家本土互联网企业的突破性发展，牵动着世界关注的目光。然而，市面上却少有文学作品记录下这一辉煌变迁。聚焦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全景展现中国创业者在新浪潮下开拓征程的《我们的时代》三部曲，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是王强在沉淀多年后推出的新作，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创业先辈们在中国IT行业初创时的艰辛历程，更凝聚着他身为亲历者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

作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书写者，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王强表示，自己书写这段伟大历史的初衷，是期待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我们的时代一步步走过来，颇为不易，弥足珍贵。

壹 写出创业者的孤独

羊城晚报：《我们的时代》三部曲是您沉淀多年的新作，同样是商战小说，它与您的成名作《圈子圈套》三部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相距十多年，您的创作状态有何变化？

王强：区别挺大的。《我们的时代》的重点并不是职场和商战，商战只是全书的背景之一。它跟《圈子圈套》不一样。这本书是从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讲起，一直写到他们人到中年，50岁以后，这期间28年的故事。商场其实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舞台，我更想展示的不是商场的变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变迁。而在时段划分上，第一部是讲电脑时代，第二部是互联网时代，第三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从写作心态来说，我觉得现在好像比当初写《圈子圈套》的时候更能够沉下心来。写《圈子圈套》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创业，比较苦闷，需要抒发。于是开始写作，开始在天涯上发表，直至书出版。这次写《我们的时代》，自己非常心平气和，能够平心静气地往回看，回想过去这二三十年，心态特别不同。

羊城晚报：《圈子圈套》的人物、事件都有真实原型，而新作中的主人公裴庆华、谢航、萧闯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类型的创业者、企业家，他们是否也是您的身边人？这些角色体现了您的价值观、人生思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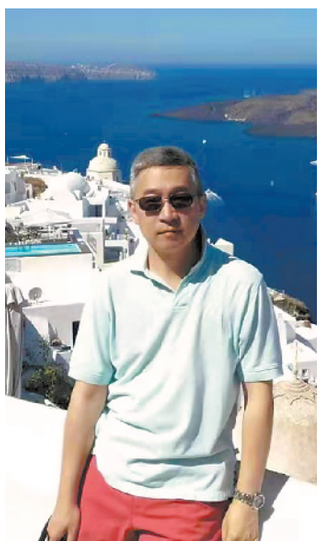
王强：对，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而且都有多个原型。当时希望每个人物各有特色，有代表性。比如说裴庆华，他一直做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本土企业的一个代表。谢航就是精英，从外企开始做起。即使后来自己做私募，她的路子、做派其实也是外企的洋私募的特点。萧闯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创业者，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而言，其他人都是他的跟班，只有他是自己的老板，因为他一天正经八百的班都没上过。在这三个人里面，其实最懂人性的、最接地气的就是萧闯。

这些人物的各个侧面、各种特征其实都有相应的原型，创作的时候，我把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弄到一起，来塑造这三个人物。写他们并不是为某几个具体的人树碑立传，而是让他们有代表性。读者看了或许会觉得，像身边的谁谁谁，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羊城晚报：《我们的时代》以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三十年为背景，您也是这三十年的见证者、亲历者，在小说当中您怎样融入自己的个人经历？

王强：其实他们遇到的事情、遇到的难处，包括碰到的机遇，基本上我都遇到过。我自己做互联网大概是从2003年一直做到2006年，而近10年，我一直做投资，自己也投了几个项目，有做得不错的，也有半道就黄了的。写这本书，我觉得融进去更多的，是那种创业的孤独。

找不到方向，又觉得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方向；坚持，很可能明天天就亮了，也可能是后天，或者大后天……更有可能是在你放弃之后的第二天！不断地在问自己，这个坚持究竟有没有意义——这种心态是我切身的感受。这些都放到书里面的人物身上了。



王强

贰 失败者同样推动社会进步

羊城晚报：创业者的成功故事固然激励人心，在书中也有一些失败者。您希望通过这些失败者的故事传递什么？

王强：我觉得失败者同样应该被尊敬、被铭记。因为他们都非常了不起，而且说句实在话，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其实是这一拨拨先驱。现在特别耀眼的成功人物，大多是站在他们肩上才有了今天。

所以我对他们有敬意，觉得他们可歌可泣。我写了这些书，其实也是在向他们致敬。

叁 企业家不能当骗子

羊城晚报：“996”“007”的职场文化为公众关注，更是互联网从业者的切肤之痛。从基层一线、管理者到作家，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王强：这事我觉得应该看本质。作为创业者，付出再大的辛苦努力，都是他心甘情愿的，那是他的选择，是他的人生。超常付出是创业的特征。但是，创业者和创业团队当中的成员是有区别的。我特别反感把一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其实目的是拿这个口号去忽悠人，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剥夺他人的选择权。

当一个人不得不996、007，他能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是要打个问号。我特别不认同某些企业家在那儿高喊，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创业，你们就应该付出等等，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给企业解压，用更低的付出换得员工更多的回报。

羊城晚报：您也是管理者，您会怎样去要求下属，和下属沟通？

王强：我跟下属沟通，向来不用一些所谓鸡汤类的东西去忽悠。换句话说，我觉得企业家不应该当骗子，不管是骗客户，骗市场，还是骗员工。当然了，在商场上，经营压力比较大，但是做人还是要有一个底线，包括我在书里写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底线上挣扎，究竟要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除了赚钱之外，我还想把企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我这个人要做成什么样的人？其实每个创业者心里面都有这么一道线，这道线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企业和这个创始人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种标志、一个标杆。这道线也是衡量这个人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不是看他现在是不是挣钱，是不是光鲜。

以前跟员工沟通的时候，我的想法非常简单，你们只是在做你们人生当中一个阶段的事情。只不过是碰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家是同路人，是同在一条船上。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商业的契约关系。

肆 网络文学金字塔更难爬

羊城晚报：《圈子圈套》被称为“国内新商业小说开山之作”。作为工科出身的作家，您是怎么开始自己的商业小说写作的？

王强：当初开始写作，并没想要出版、上市，要如何畅销。就是每天写千八百字，然后在天涯的职场天地和IT世界两个板块里面发帖子，自己连载。所以我觉得，网络给我们这些非专业写手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没有门槛的平台。在那儿发帖子，我从来没想，我不是学文的，没学过写作、没去上过什么文艺班之类的。我只要有话说，我能写出来，哪怕有错别字我都不去管就贴出来了。只要有人愿意看，有人愿意跟我互动，我好像就又有了进一步去写的愿望。

羊城晚报：而如今的网络写作非常火爆。

王强：我觉得现在网络写作是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可能比传统的写作者面对的那个金字塔，还要难以攀登。现在网文的写手，全国动辄上百万。每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大概有多少百万部，多少千万字甚至上亿字等，真正能够流传开的，包括能够被出版社选中出版的，被影视公司选中改编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吧。比例非常非常低，相比上世纪90年代、00年代刚刚开始有网文的时候，这个比例低得太多了。换句话说，从这条路往上爬的难度相当高。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类型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关系？

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我的书，我有点意外，但挺高兴的。其实现在主流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界线已经比较模糊了。基本上重点是有人愿意看，能够给人带来启迪，能够值得留存下去吧。

羊城晚报：什么因素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个人职场经历、阅读，还是其他？

王强：写作特别主观，首先我考虑的是我想写什么，而不是某些人让我写什么，包括出版社这方面，给我非常大的自由度。我不去迎合什么，无论是编辑还是读者。当初写《圈子圈套》没迎合，现在写《我们的时代》也没迎合。我就是自己想写什么东西就去写。写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回忆从1990年到2018年自己亲历的，以及看到的周边朋友、同事、同行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然后把这些感受放到自己身上，通过我的笔写出来。

阅读对我的写作影响不是特别大。

伍 写出人性，才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新商业小说“新”在何处？在商战作品众多、标签林立的今天，您的写作，如何与同行拉开距离？

王强：重点在本质上，而不是在标签上。比如写职场，就要能够抓住职场的本质，而不是简单展示职场的各种“术”这些小手法。写商战也是这个道理，真正的商业本质是什么？深层次的商业内核是什么？要能挖出来。

不管是写职场还是商战，写城市小说还是农村小说，能够挖掘出人性，我认为最关键。只要能把人性揭示出来，给读者以震撼、以启迪，就是好作品。写什么题材，什么类型，并不重要。否则哪怕贴上职场书、商战书、新商战书的标签，读者也不会认。

羊城晚报：众所周知，商界竞争激烈，充满尔虞我诈，您在作品中如何处理这些部分？

王强：人性既有阴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每个人如此，每一代人也是如此。这在利益冲突和商战中或许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也有利于我构建故事。

《我们的时代》从1990年开始写起，我在书中设计的贪婪、虚荣、尔虞我诈等等很多人性特质，是古今中外都有的，并没有刻意标新立异。我更想表现的是，在我们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大家都有机会往前奔，这时，人性的阴暗面自然而然就会淡化——因为我不需要在背后插你一刀。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它让大家尽可能地把光明的一面发挥出来，而不是把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我写《我们的时代》三部曲，就是要让大家回头看，看清自己从何处来，然后知道接下来该向何处去。

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有些方面一定不能往回走。

年猪叫来“幸福年”

□陈建族

瑞雪染白苗乡山寨，又是一年腊八来。腊八过后就是年，苗乡父老乡亲都开始忙碌起来。这不，连年近八旬的母亲也隔三差五让弟弟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目的就是一个：回家杀年猪。

杀年猪，是我们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山山寨寨的一种习俗，也承载着苗乡父老乡亲家家户户盼团圆、迎新春的美好愿望。但那年那月，家里养一头年猪真的不易。特别是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这个高寒地区，养年猪的风险其实相当高。

我小时候常随父亲去赶集、捉(购)猪崽，因为无论手中钱够不够，父亲每年都会去捉两头猪崽回来养。有一年我问父亲为啥一定要捉两头？父亲笑说，两头猪崽一同养，它们会竞争抢食，就不会挑食。但后来我知道父亲当时只说了一层意思，而另一层意思是不能明说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上“双保险”，苗乡的年猪都是用土办法喂养，要养够一年，养两头的话，万一有一头病死，还是能保证有一头可作年猪。

不过说是土方法，苗寨养年猪对食材要求也是相当高的。猪草主要是不同季节在山上、溪边、田间、菜地长出来的嫩野菜(中药类的)和嫩芋荷叶、嫩萝卜菜、嫩白菜，等等，可以说都是上等中药材苗叶和原生态、有机的蔬菜。将猪草割选回家，剁好，要放入大铁鼎罐里煮，煮沸后再放米和糠，再次沸腾后，先盛入猪食盆凉一会儿，用手试一下温度，觉得能放下手了才会端入猪栏给猪吃。天气凉时，每天下午那一顿还要将猪食热一下，再拿去喂猪。

养一头年猪，是苗乡每个家庭主妇一年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每个家庭丈夫必须时时过问、督促帮忙的常态事务之一，也是做儿女的放学后必须参与的义务劳动。

我的父母非常重视养年猪，也很会养年猪。他们经历过猪要统一养、牛要统一看的年代。有一年，生产队队长说队里好几年都没杀年猪了，他们看中我父亲人勤快又懂中草药，想请他帮忙养猪。就这样，我的父母被安排到生产队养猪场里工作。养猪工作责任相当大，因一头猪关系到生产队上百号人过年能不能吃到肉，能不能过上一个好年。那一年，父母以猪场为家，早晨煮猪食，白天上山打猪草，晚上在家剁猪草，日复一日，雨雪无阻。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猪虽然吃的是中草药食材，但并不代表不会生病。每一次猪生病，父母也会跟着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全凭他们懂些中草药，细心看护，才带着这些猪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最让父母担心的，还是母猪下崽时，猪崽可能会被母猪踩死。所以每次母猪下崽，他们几乎都是整夜不睡地守在旁边。

那一年，因为生产队里有了年猪，大家都过了一个幸福年，队长高兴地在大小会上反复表扬我父母。

我家里真正自己开始养年猪已是改革开放后。记得那一年，父亲专门去赶场捉回的两头猪崽，在母亲的精心喂养下长成了大肥猪，年底父母杀了一头肥年猪做了腊肉，卖掉了另一头，家里便有了些收入。过春节时，父亲第一次带着我们兄弟俩“风风光光”地去舅舅家拜了一次年。那一整天父亲都笑容满面，走村串寨始终高昂着头……

前几年，可能因为物质供应充足，加上喂养年猪的成本增大，一些苗寨人家竟不愿意养年猪了。有好几年的春节，回乡探亲的我都是因为看不到这种习俗，总是带着惆怅回广州的。年猪竟成了我的一种乡愁。直到这几年，已走出大山、见过世面的苗民似乎又明白了一个道理：还是自家养的年猪是有机的、原生态的、最美味的，做出来的腊肉也是最好吃的。所以他们又开始养起了年猪，并懂得了养年猪、杀年猪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习俗的坚守。

如今的苗寨，一到年底又处处能听到猪的独特叫声了。我忽然觉得，这便是一种幸福。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洗汤记

□黄超鹏

入冬后，天气渐冷，我带着全家人到附近的温泉度假村泡温泉。孩子还是第一次泡温泉，觉得很新奇很好玩，虽然一开始有点怕烫，不一会适应后，竟泡在温泉池里不愿意起来，嬉戏玩耍，直呼舒服。

想起年少的我曾经也像孩子们一样，在寒冷的冬天泡在温泉里不愿起来。

小时候，在我家乡隔壁镇上也有一个天然温泉。据说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发现村里河边有一片洼地，竟然冒出温度明显高于河水的天然温泉来，水质清澈，还带有一股淡淡硫磺味道——我们小孩喜欢说那是一股臭鸡蛋味。村里人便就着地势，在河边筑起几个天然的水池，像梯田一般，作为村里的公共浴室，大家都可以来洗泡温泉。后来这里又建起四面有半人高的围墙，成了小型露天浴池，就像电影中古罗马的洗浴场，池中还设有两级台阶，可坐可靠，矮墙则用来放置衣物。到如今，这温泉已滋润了好几代人。等到我上小学时，温泉镇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村民们建起了私人旅馆兼澡堂，在附近钻泉眼，铺管道输送温泉水到浴室里，花上十块、五块钱便可进去泡一个小时。按我们家乡话的叫法，这就叫“洗汤”。当时，家乡人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去新丰洗汤！”这句话的流行程度不亚于后来的“去唱卡拉OK”“去舞厅跳舞”“去酒吧喝酒”，都是指时髦且有趣的事。

汤，古汉语里有“热水”的意思。由此可见我们家乡方言也承载着古老的中原语言文化。在异邦日本国，亦有将温泉唤称作“汤”的说法，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的故事场景就是以汤婆婆的温泉旅馆为主线。

家乡人深信温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元素，不但可以去污垢，还能治疗各种疾病，缓解疼痛。历史上，唐代诗人白居易描写美人杨贵妃泡温泉的诗句最为著名：“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温泉水滑洗凝脂一语，便道出了温泉的功效。儿时体弱的我一到寒冬时，天气干燥，脚底板便会龟裂脱皮，偶有疼痒，泡过几次温泉后，症状真的有所减弱，皮肤也变得柔滑些许，算是印证了温泉的疗效。

记得长辈们第一次带我去新开的浴室型温泉泡澡时，曾差点发生意外。那天晚上我还没吃晚餐，就着急地跟他们一起出发去泡温泉。结果泡到一半，我便头晕脑涨，有点想吐。父亲以为是我吸入过多温泉中的硫化氢导致中毒，惊慌失措。还是温泉老板有经验，一番询问过后，笑着说我是空腹泡温泉所致，马上冲来一碗白糖水让我喝下，没一会，头晕呕吐的感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此一役，我才懂得吃得太饱或空腹泡温泉都是不合适的行为。

虽然有受惊吓，我却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一旦家里哪个大人说要去泡温泉，我仍会第一时间响应，千方百计想跟着去。如今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美好又甜蜜的时光。因为尽管乡下温泉池简陋且拥挤，但和亲人们一起泡完汤，再去附近吃碗热腾腾的饺子或面条做夜宵，整个冬夜都会变得温暖起来。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

纪实

怀念年

□张玉琴

犹记儿时的年，隆重、喜庆、欢乐、有味。

现在生活富足了，过年有时却淡漠得跟过个普通周末一样。不愁吃，不愁穿，现在只愁怎么过年。过去愁的是没啥吃，现在愁的不知吃啥；过去愁的是没钱买年货，现在愁到底买啥才好呢？真还得好好琢磨琢磨，为啥该买的都买了，不该买的也有了，年还是越过越没意思。

过去过年时，尽管穷，待客这天，亲戚们一家都不少。早上吃完饭，大家就都来了，坐在土炕上拉家常。说说过光景的不易，叙叙挣钱的艰难，念念父母的养育之恩，筹划一下庄家地里开春的农活……气氛总是那样热烈，场面总是那样和谐，交谈总是那样亲切。欢声笑语，真情满满。到中午饭后，亲戚们又坐下说说话，抽根烟，喝杯茶，然后互相祝福着陆续离去。这画面早在记忆里定格下来。

我们去给亲戚“回节”时，也总能满载而归。回的新年礼有油粑、花卷，还有自家产的苹果也给装上十个八个的。家里有几棵果树，结的果子都舍不得卖，留着过年自己吃，顺便也让大家都尝尝。那个年代的水果可是稀罕物，拿回来，藏在柜子里，要隔上好多天才吃一个。吃的时候还要按人头多少，将一个苹果分成几份——那味道简直美极啦！水分又大果又脆，十分爽口。

现在生活富足了，吃的东西多了，反倒愁肠百结。亲戚们也都很忙，开着车来，把礼盒一放就要走，连坐下来好好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说凉盘还未端上餐桌呢，亲戚已摆着手说：“不吃了不吃了。”急着又去别家了。或者有的人忙着开店里的门，怕耽搁了生意，或者有的人初三四就得离家踏上远行的路去务工。人人嘴里说着的，都是“过年事小，挣钱事大”。

人离钱越来越近，离人情味就越来越远。年味也自然而然地淡了。很是怀念过去的年，就算穷，过起来也实实在在的。

一点天真无邪的阳光

□耿艳菊

午休时，我坐在办公桌前吃饭，电脑的屏幕没有关，一张一张自动变换着背景图片。我偶一抬头看屏幕，一大片青草地，一缕阳光，却像是要从屏幕上走下来似的，瞬间席卷了我所有感官。定睛看，下面还有梭罗的一句话：景色中最丰富的元素，就是一点天真无邪的阳光。

我坐不住了，起身到院子里，才知道平常忽略的阳光原来竟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明媚了多少人世的黯淡。它一直在尽力穿过障碍，去温暖每一颗漠然的心，点亮每一座沉寂的院子，关怀每一扇斑驳的门，亲吻每一棵枝干枯瘦的树。

久坐屋子里，面对着电脑里的强大信息，容易疲惫，更容易情绪低落，我在院里留连，不想立即回到办公桌前去。看着眼前这平常的情景，屋顶上的猫，枝上风干的黑皮柿子，觉得连门口生锈的水龙头都有了光辉。那一刻，阳光真让人感动。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小时候背过的古人诗句从时光之河里被唤醒，从古至今，阳光永恒，抚摸过往，也以同样平等的心抚慰将来。人心始终是柔软相通的，隔着长长的光阴，由阳光而生发美好的共振。想起以前看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记住了一个词语：晴空如玉。这个词语曾在我心里万千翻转。与它很相近的一个词语是“晴空如洗”，这个词也好，干净清澈，恰如秋天的天空，让人觉得舒朗高远。而“晴空如玉”更胜一筹，散发着玉一样温润的光泽，暖而明亮，应该只有春天这个短暂明丽的季节能与之匹配。

这么好的天气，是要走出去看看才算不辜负。但天冷的时候，我们总会为自己找很多借口，明知局促于室内，对身心不好，也让思维困顿。其实局促于一个人的小世界，就像总是在过冬天，虽也有“红泥小火炉”的惬意，有拥被读书的美妙，有雪花飞舞的浪漫，但总是有清冷冷的幽寂在里面缠夹着。即使阳光偶尔大驾光临，也是轻轻浅浅的，一会又急急忙忙地撤走了。

趁午休的空闲，到外面转悠转悠，沐浴一点太阳的光辉，不失为一种放松，有助身心健康，神思灵动。你看，天气好，路上也热闹，三三两两都是出来溜达的人，闲闲淡淡地聊天。没有焦急和烦躁，没有急着要赶的路，急着要做的事，完全是轻松的悠闲姿态。我走进一条胡同，胡同一边是平房，一边是家属楼，阳光穿楼而过，只要有空隙，它就释放光芒，让不协调的胡同变成了世间最温柔的存在。胡同里那种亮堂堂的静，无端地便让人心情愉悦。两个老太太，一个站在胡同里的阳光下，一个扶着家属楼的单元楼门廊，互相问候着健康，互相祝福着。而我慢慢走，慢慢看，似乎忘记过往，也不忧愁将来，只有此时此刻的好。此时此刻的光阴便如永恒。

制图/黄文倩